

重排版自序

時光荏苒，歲月如流。轉眼間，《半掩心窗》初版問世，已是2002年的舊事。二十四載，匆匆走過。回首當年，我初試啼聲，將輔導室內的深沉歎息，連同日常街角的尋常觀察，化作一篇篇短小的文字。如今，來到2026年，我即將從香港中文大學的教席退下。承蒙中大不棄，頒授榮休教授（Emeritus Professor）之銜。回顧半生，學術研究與輔導交織，筆下所寫、所出版的書籍與文獻，算來也不少；但我總愛對摯友毫不掩飾地說：《半掩心窗》，始終是我此生最愛。

為何對這本薄薄的小書情有獨鍾？因它不僅是一本輔導札記，更是一次「在地神學」（Lived Theology）的真誠嘗試，是「故事神學」（Story Theology）的具體實踐。巍峨的象牙塔裏，神學，往往易被化約為抽象的教義、冰冷的命題、嚴密的推演。然而，我始終深信，神學不應只停留在高言大智的思辨中，它更應落戶人間，在營營役役、充滿煙火氣息的凡俗生活中，被建構、被言說。

近年神學文獻探討「在地神學」，每每指出活生生的故事（living stories），本身就是神學最豐厚的載體。說故事，正是一種建構——將生命經驗，還原出底層的神學意義。這本書，正是一次試驗。它試圖將日常的、平凡的，乃至破碎的凡俗生活中的神學還原過來；從凡俗的泥土中，開掘神學的活泉，讓生命的故事與實踐神學，血脈相連，再不分割。

書中故事，泰半源自多年的輔導與牧養個案（為保私隱，情節已作修飾）。在那些門窗半掩的輔導室內，我曾目睹無數靈魂的暗夜。那裏沒有抽空的理論，只有活生生的人。他們痛哭，他們憤怒，他們沉默，他們迷惘。我陪伴過情感破裂、痛不欲生的少女；聆聽過重擔壓肩、喘不過氣的母親；也注視過街頭躑躅、被世遺忘的邊緣人。在這些看似尋常，甚至沾滿泥濘的處境中，我戴上神學的透鏡，與受苦者並肩，與他們走進生命的深海，探尋隱藏在凡夫俗子身上的靈性深度。書中另一些故事，則是我對街角百態的觀察。透過神學的目光，你會發現，即使是最微小的日常碎片，也閃爍着生命的莊嚴。每一滴眼淚，每一次掙扎，每一抹無奈的苦笑，都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實踐神學。

二十四載寒暑，最令我動容的，是無數讀者與朋友的真實迴響。他們告訴我，這本書如同暗室中的微光——那從半掩之窗透現的光影，觸動了他們的靈魂，也照亮了人生幽谷。有讀者說，拿到書後竟不忍釋卷，一日之內，一口氣讀完。其後，在人生的低谷與高山中，又反覆重溫，細細咀嚼。更有朋友讀罷，被書中生命所撼動，一口氣買下數十本，贈予身邊正苦苦尋覓生命意義的親友。

夜深人靜，我常叩問自己：這本小書，何以能惹來如此共鳴？絕非作者文筆高超吧。我想，是書中那些破碎卻真實的

故事，觸及了人類經驗的普遍性，碰撞着你我共有的喜怒哀樂、生老病死、怨憎會、愛別離、求不得。讀者在林林、林仔身上，在喪妻的老翁與迷失的少女身上，看見自己的倒影，又聽見內心深處，那無法言喻的歎息；從而確認，在浩瀚宇宙中，自己並不孤單。

今年，趁着本書重新排版印行，我再次翻開這塵封的舊作。二十四載歲月，足以讓青澀的瑞文，步入滿頭華髮的暮年；但我驚訝地發現，自己依然被書中那些深邃的經歷所震懾。閃爍着神學維度的故事，即使在四分一世紀後的今天，依然令我跌入沉思。字裏行間，不變的真理清晰可見：人確實是按着上帝的形象，被奇妙而尊貴地創造，卻又同時無可避免地深陷墮落的泥沼。

神聖與敗壞交織，構成一個充滿永恆張力的世界。我們活着，活在善與惡的激烈交戰中，活在罪的權勢與上帝恩典的不斷拉扯中。時而，感受到上帝溫暖的臨在；時而，又經歷祂冰冷的缺席。正是處於這些巨大、痛苦的張力中，人一次次被擊倒，卻又一次次，在神聖的微聲呼喚裏，奮力掙扎，尋求超越。《半掩心窗》所記載的，正是這幅圖畫——人類在凡俗苦難中，仰望神聖容顏那若隱若現的永恆光輝。

再版之際，必須特別感謝本書編輯樂敏。她曾是我課堂上目光熠熠的學生，如今，已是良朋。她告訴我，重新審閱書

稿時，一次又一次被那生命故事感動，潸然淚下。她細膩的同理心、專業的編輯素養，為這本舊作注入新生命，也讓這次再版的設計與質感，得到極大提升。

同時，衷心感謝基督教文藝出版社。謝謝你們慷慨允諾，為這本絕版小書換上精美的設計，以嶄新、活潑的面貌重新面世。2026年，我即將告別全職學術生涯。此時此刻，這無疑是出版社送給我最珍貴、最貼心的一份「退休紀念品」。

《半掩心窗》的再版，是歲月的沉澱，更是我獻給讀者的一份微薄心意。我深信，願意翻開這本書的你，都是在生命長河中，孜孜不倦的尋夢者、尋道者、尋神者。願這扇半掩的心窗，能再次為你，透進一線天賜的亮光。

最後，初版所懷抱的初心，今日依然不變：一切榮耀、頌讚與感恩，都歸予那在人海浮沉中，始終與我們同在、不離不棄的上帝。

關瑞文

2026年於香港中文大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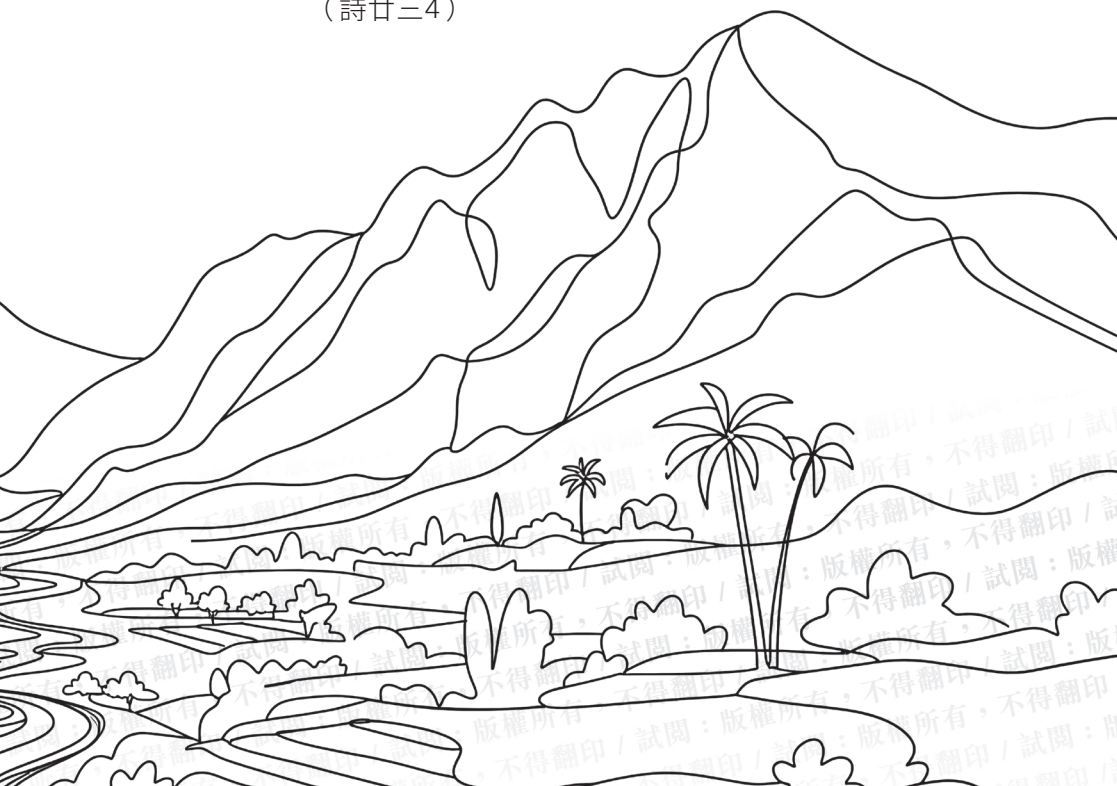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輯

行過死蔭幽谷

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
你與我同在；祢的杖，祢的竿，都安慰我。

（詩廿三4）



我心靈得安寧

最近重溫了一首年輕時愛不釋「口」的詩歌〈我心靈得安寧〉（《生命聖詩》，342）。過了十幾年人生，這次重溫這首詩歌，竟感受到一種心靈的震撼。年青時喜愛它，因為那份寧靜的安慰感，教人在傷痛時得着平安，能以順服的心接受上主的安排。人年紀大了，再聽，卻另有一番感受。

這首詩背後有個動人的故事。作者生活在十九世紀的美國，一家六口，生活原本既富裕又幸福。可是，在某年，一場大火把他努力賺取的大部分產業吞沒了。福既無重至，禍又偏偏不單行。大火後兩年，妻子與四兒女乘船到英國途中，在大西洋遇到罕見的海難，從此與四個可愛的兒女陰陽相隔。大好家庭，兩年內被火被海折磨得體無完膚。在詩歌中，作者劈頭說：「有時悲傷來似浪滾。」原來，這首詩歌的靈感，正是來自失去兒女生命的大西洋。一天，當作者乘船至海難位置，在甲板上日落時對着金光閃閃平平靜靜的海洋兇手時，有感而發。我最喜愛第二段歌詞：「撒但雖來侵，眾試煉雖來臨，我有主保證在我心，基督深知我無依靠之苦境，甘流血救贖我，賜安寧。」這段落的旋律，予人以激動的感覺，歌詞卻以順服為主調，感覺非常矛盾。事實上，這種矛盾感在副歌重複唱「我心靈得安寧」一句時也是明顯的。

就是這種矛盾感震撼了我的心弦。生之勇氣，從來不是來自事事屈從於主的安排而藐視苦之真實；生之勇氣，更不是

源於對天痛罵的寧死不屈。生之勇氣是來自一份生命的矛盾感，是一種「即使如此」(in-spite-of)的矛盾感：既全然承認人生是無常並且苦痛難耐，又同時在神聖的擁抱下體會着一種莫名其妙的平靜安穩。兩種矛盾的體會絕非此消彼長，而是辯證共生。In-spite-of的體會，叫我們不但慶祝基督復活，也紀念耶穌受死的苦楚。